



馬克斯著·恩格斯編

# 資 本 論

政治經濟學批判

郭 大 力  
王 亞 南  
譯

光 華 書 店

1948. HARBIN

---

# 資本論

## 第一卷

原著者 卡爾·馬·克斯  
翻譯者 郭大力 王亞南  
出版者 讀書出版社  
發行者 光華書店  
印刷者 東北鐵路印刷廠

一九三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滬初版  
一九四八年八月三十一日在哈爾濱印造  
東北版初版發行三千部

**DAS KAPITAL**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 原著者初版序

我現在刊行第一卷的這個著作，是 1859 年拙著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續篇。自前書刊行到現在，已隔離了長久的歲月了。這是多年宿疾，屢次中斷我的工作的緣故。

前書內容，已概述在此卷前數章內。此不僅爲求聯貫與完全。說明的方法也改良了。在情形許可的限度內，有許多點，祇在前書略略提到的在本書是論述得更詳細了。反之，已在前書詳細討論過的，在本書，却僅略略提到。前書敘述價值與貨幣學說史的幾部分，本書是完全刪除了。但前書的讀者，仍然可以在本書首章的註解內，關於這兩種學說的歷史，獲得若干新的資料。

一切事在開頭總是困難的。這一句話，可以在一切科學上適用。第一章（尤其是分析商品的那部分）的理解，是最難的。關於價值實體與價值量的分析，我已儘可能通俗化了<sup>1</sup>。以貨幣形態爲其完成形態的價值形態，是極無內容，極單純的。二千餘年來，人類考究這種單純形態的精神努力，是毫無結果的。反之，對內容更豐富且更複雜的形態的分析，却至少已近於成功。爲什麼呢？因爲已經發育的身體，比構成身體的細

---

1 拉塞爾 (F. Lassalles) 在駁斥蘇爾茲·德利希 (Schulze-Delitzsch) 的文章內，雖自稱已將拙見的“神髓”提示出來，實則包含着嚴重的錯誤。想到這點，我覺得，我益加有通俗化的必要。——附帶我還要說，拉塞爾曾從拙著，逐字引用（但絕未聲明），當作他經濟研究上的一般理論的命題（例如關於資本的歷史性，關於生產關係與生產方法之關係等等）。那或許是爲宣傳的目的。當然，我們說的，不是他的解釋和應用。這一層，我是沒有做的。

胞，是更容易研究的。在分析經濟形態時，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反應藥。那必須用抽象力。在資產階級社會內，勞動生產物的商品形態或商品的價值形態，是經濟的細胞形態。在淺薄的人看來，這種形態的分析，是斤斤於細故。其所考究，誠為細故，但其所為，與顯微鏡下的解剖，正是一樣。

除論價值形態的那一部分外，這書決不能說是難解的。當然，沒有修學志願又不願有獨立思想的讀者，是不能一概而論的。

物理學者必在自然過程表現得最充實且最不受他物影響的地方，視察自然過程；如可能，還在過程確係正常進行的條件下，作種種實驗。我在本書討論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及與其相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直到現在，這種生產方法的故鄉還是英國。因此，在理論的說明上，我常以英國為主要的例解。但若德國方面的讀者，竟為善的，對於英國工農勞動者的狀況，聳一聳肩頭，或樂觀的，以德國情形未必如此壞的話，安慰自己，我就必須告訴他說：“這也正是閣下的故事”。

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法則，引起社會的對立。我們原來的問題，不是這種對立<sup>2</sup>發展到怎樣高的程度。我們所問的，是這種法則的本身，是這種以鐵的必然性發生<sup>3</sup>於底的作用之趨勢。產業更發達的國家，不過對產業更不發達的國家，預示了它們的將來的形相。

如捨此不言，德意志已完全資本主義化的地方，（例如真正的工廠），因無工廠法的對抗力，情形就比英國壞得多。在其他範圍，德國是像西歐大陸各國一樣，不僅受資本主義生產發達的苦，而且受資本主義生產不發達的苦。除了近代生活所特有的種種痛苦，還有許多舊傳的痛苦，壓迫着我們。這種種舊傳的痛苦，是古生產方法依然殘存的結果，而這種古生產方法的殘存，自然會引起種種時代錯誤的社會關係與政治關係。我們不僅吃生者的虧，且吃死者的虧。死者叫生者煩惱。

德意志及西歐大陸各國的社會統計，與英國的社會統計比較，是更貧乏得多的。但這種社會統計，依然足以揭開黑幕，叫我們窺見幕內的夜叉的臉面。假令德國的政府與國會，能像英國的政府與國會一樣，定期派遣委員去調查經濟的狀況；假令這種委員，又能像在英國一樣，有探求真理的全權，且能有像英國工廠監督專員，公共衛

生報告員，女工童工榨取狀態居住狀態與食物狀態的調查委員那樣，才能勝任的，無黨無私的人來充任，我們對於德國的狀態，也一定會愕然失驚的。波西亞斯（Perseus）戴起一頂隱身的帽子，叫被追逐的魔鬼看不見自己。我們德國人却把隱身的帽子，緊遮着耳目，說沒有魔鬼。

我們不要在這點欺瞞自己。18世紀美國的獨立戰爭，既已為歐洲的中等階級鳴起警鐘。19世紀美國的南北戰爭，又為歐洲的勞動階級鳴起了警鐘。在英國，革命的過程是極明顯的。這個過程達到相當程度之後，必會在大陸方面發生反應。在英國，這個過程，有時是採取更殘忍的形態，有時是採取較緩和的形態，那是看工人階級自身發展的程度而定。所以，英國現在的支配階級，即使沒有高尚的動機，也不得不為自身利害打算，而將一切可以由法律廢止的，干涉勞動階級發展的障礙除去。在許多理由中，這也是我在本書細述英國工廠法歷史，內容，與結果的一個理由。一個國家，應該從外國學，也能够從外國學。本書的最終目的，是揭露近代社會的經濟的運動法則，但一個社會就令已經把自身的運動法則發現，也不能跳過，或以法令廢止自然的發展階段。它祇能把生育時的痛苦減短或緩和。

為避免萬一發生誤解起見，且附帶聲明一筆。我決非用玫瑰的顏色來描寫資本家地主的姿態。在此，一切個人，都被視為經濟範疇之人格化，被視為特殊階級關係與利益之代表。經濟社會形態的發展，從我的立場看，乃是自然史上的一個過程。無論個人在主觀方面可以怎樣超出周圍的種種事情，他在社會方面總歸是周圍種種事情的產物。從我的立場看，他對於這種事情的发生，是和別的人一樣不負責任的。

自由的科學的研究在經濟學範圍內所遇到的敵，不僅和它在其他範圍內所遇到的相同。經濟學研究的材料，含有一種特殊的性質，那會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惡劣的感情喚起，把代表私人利害的仇神召到戰場上來，成為自由的研究之敵。例如對英國國教會。你在三十九個信條中攻擊了他三十八條倒不要緊，他也許還會原諒你，但若你在他的收入中，奪去了他的三十九分之一，他一定恨你入骨。在今日，與批判舊財產關係的批判論比較，無神論還是比較輕的罪。但就這一方面說，進步依然是明明白白的。例如英王駐外代表數星期前發表的一種藍皮書，名叫“駐外使節關於產業問



題工會問題的通信錄”的，就曾力言，勞資現存關係上的變動，在德意志，在法蘭西，總之，在歐洲大陸各文明國，將會像在英國一樣明白，一樣不可避免。同時，在大西洋彼岸，美國副總統威德君(Wade)，也在公衆大會上宣稱，奴隸制度廢除之後，資本與土地所有權關係上的變化，將成爲繼起的問題。這是時代的徵象，決非紫袍黑衫所能遮掩的。這種事實，不足證明奇蹟將在明日發生，但可以證明，在支配階級本身也起了一種豫感，感到了現社會不是一個固定的結晶體，而是一個能夠變化的，且不斷變化的有機體。

本書第二卷將討論資本的流通過程(第二冊)與總過程的各種形態(第三冊)；第三卷即終卷(第四冊)將討論學說史。

每一種以科學批判爲根據的判斷，我都歡迎。以所謂輿論爲根據的偏見，却是我從來不讓步的。關於這種偏見，佛洛倫大詩人的格言，便是我的格言：

“走自己的路，不要管別人說的話”。

馬克斯

1867年7月25日倫敦

## 原著者第二版跋

現在先向第一版讀者，報告第二版有着怎樣的變更。書的篇別，一看就知道，是更一目了然了。各處新加的註，都註明是第二版註。就本文說，最重要的變更，則有下述各點。

第一章第一節，即分析交換價值方程式並泛論價值的那一節，是科學地改得更嚴密了。又，第一版僅僅略述的價值實體和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價值量的關係，也表現得更嚴密了。第一章第三節（價值形態）是完全改作了。第一版的二重說明，使我們必須如此作。——在這裏，我可以附帶說一說，這種二重的說明，是經友人漢諾威的庫格曼博士（Dr. L. Kugelmann）的勸告寫的。1867年春，當初校樣由漢堡寄來時，我正好訪問他，他勸我，為大多數讀者計，對於價值形態，必須有一種補充的講義式的說明。——第一章最後一節“商品的拜物教性質”，也大部分改作了。第一篇第三章（價值尺度）也經過綿密的修正，因為這一節在第一版，不過提示了政治經濟學批判（1859年柏林）所已提示的討論，是討論得不甚周密的。第七章，尤其是當中的第二節，也大大地改作了。

當然，把各處原文的改正一一列舉出來，是沒有用處的。這種改正，多半是文體上的改正。這是全書都有的。我現在正在校訂巴黎發行的法文譯本，在這樣校正時，我發覺，德文原本有許多部分，在某場所，必須有更徹底的改作，在某場所，必須更在文體上改正，或將偶爾的錯誤，加以綿密的刪削。但時間不許我這樣做。因為 1871年秋，



我正忙於進行別一種緊急工作時，曾接到通知說，第二版的印刷，至遲須在1872年1月開始。

資本論迅速在德意志勞動階級的廣大範圍內，得到了理解。這種理解，對於我的勞動，是一種無上的工資。在經濟方面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的梅耶先生（Meyer），維也納的工廠家，也曾在德法戰爭中發行的一本小書上，力言大的理論感受性——這個東西，屢屢被稱為德意志的世襲財產——已在德意志所謂知識階級中完全喪失，但却在德意志勞動階級當中復活起來。

直到現在，經濟學在德意志還是一種外來的科學。古斯達夫·馮·居利希（Gustav von Gülich）在其所著工農商業之史的發展，尤其是在1830年刊行的同書第一第二冊中，曾詳細考察到：德國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發展，從而，近代資產階級社會的樹立，曾受到那幾種歷史事情的阻礙。經濟學在德國發展的地盤，依然沒有。這種科學，依然是當作完成品，從英法二國輸進來。德國的經濟學教授，都還是學生。外國現實之理論的表現，在他們手上，成了若干教義的集成。他們周圍的世界是小資產階級的世界。從這個世界的情形來解釋，這種種理論是被誤解了。他們覺得在科學上自己沒有多大的力量。他們還感覺不安地知道，自己所討究的問題，實際是自己所不熟習的問題。他們大都憑藉學說史之博學的美裝，或雜湊各種無關係的材料——那是由所謂官房學（Kameralwissenschaften）借來的，那是一種知識的混合物；德意志官僚的失意的候補者；沒有一個不要通過這一個煉獄——來掩飾。

1848年以來，資本主義生產在德意志迅速發展了，現今還正好在迷人的開花時期。但我們的專門家，時運還是不佳。當他們能够公平研究經濟學時，近代的經濟關係在德意志還缺少現實性。而這種關係生出之後，在資產者視野之內，又不許再有公平的研究了。經濟學，在為資產階級經濟學的限度內，換言之，即不把資本主義秩序，視為歷史上過渡的發展階段，却把它視為社會生產之絕對的最後的形態的限度內，它只有在階級鬭爭仍在潛伏狀態中，或仍為間或發生的現象時，可仍為科學。

以英國為例來說罷。英國古典派經濟學，是屬於階級鬭爭未發展時期的，其最後一位偉大的代表里嘉圖（Ricardo），素樸地，承認階級利害關係的對立，（即工資

與利潤的對立，利潤與地租的對立）是社會的自然法則，他還意識地，以這種對立為研究的出發點，但從此出發，資產階級經濟學就達到了它不能跨過的限界了。因此，在里嘉圖時，經濟學已從里嘉圖反對的方面，受到西斯蒙第（Sismondi）這樣的人的批判。

繼起的時期（自1820年至1830年），在英國經濟學界，是科學活動極蓬勃的時期是里嘉圖學說庸俗化與普及化的時期，也正是里嘉圖學說與舊派互相鬭爭的時期。這一場比賽，真是好看煞人。但因論辯主要是散在雜誌的論評上，論述時事問題的著作上，小冊書上，所以這種論戰，不大為大陸方面知道。這一次論戰的天真無私的性質——但里嘉圖學說，在例外的情形下，已被用為攻擊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武器——可由當時的情形來說明。1825年發生的恐慌（此為近代生活週期循環的開始），固然是大工業已脫離幼稚時期的證明，但它還是剛剛從幼稚時期脫離。資本與勞動間的階級鬭爭，又在下述兩種鬭爭前面，不得不暫時擱在幕後，即在政治方面，各政府與各封建諸侯正開始在神聖同盟周圍集合，與資產階級所統率的人民大眾互相傾軋；在經濟方面，產業資本與貴族土地所有權也互相抗爭不止（這種抗爭，在法國，是隱蔽在大地主與小地主的抗爭後面，在英國則以穀物條例為背景，公然爆發）。英國這個時期的經濟學文獻，頗叫我們想起魁奈醫生（Dr. Quesnay）死後法國的經濟的狂飈時期。但這祇好像良辰美景的秋日，叫人想起春天。1830年，決定的危機就發生了。

英法二國的資產階級，都已在那時奪得了政權。從此以往，無論從實際方面說，抑從理論方面說，階級鬭爭都益採取公開的威嚇的形態。科學的資產階級的經濟學的喪鐘，敲起來了。從此以往，成為問題的，不是真理與非真理的問題，祇是於資本有益抑有害，便利抑不便利，違背警章抑不違背警章的問題。超利害的研究沒有了，代替的東西是領津貼的論難攻擊；真正的科學考察沒有了，代替的東西，是辯護論者（Apologetik）的歪曲的良心和邪惡的意圖。反穀物條例同盟在工廠主科布登（Cobden）與布賴特（Bright）領導下濫發的小冊子，因會對土地貴族提出論爭，故雖無科學的意義，但還有歷史的意義。但庸俗經濟學的這個最後的刺激，自庇爾爵士（Sir Robert Peel）就位以來，也被自由貿易主義的立法奪去了。

1848年大陸的革命，在英吉利，也曾發生反應。不願單爲支配階級辯護，不願單向支配階級獻媚，仍相當要求科學意義的人，就嘗試以資本的經濟學和已不容忽視的無產者的要求相調和。於是，一個淺薄的折衷派發生了。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就是一個最著名的代表。這正是資產階級經濟學破產的宣告。關於此事，俄國的大學者大批評家車爾尼舍夫斯基（N. Tscherneschewsky）曾在其所著穆勒所倡導的經濟學說的綱要中，說得很明白。

所以，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在德國還沒有成熟時，其對立性質，已在英法二國，在歷史鬭爭的形態上，成爲衆目昭彰的事實了。同時，德國的無產者，又比德國的資產者，有着更確實的理論的階級意識。所以，這時候資產階級經濟學好像可以在德國成立了，但實際依然不能成立。

在這情形下，德意志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辯護論者，分成了二組。一方面是聰明的營利心重的，實際的人。他們集合在巴斯夏（Bastiat）（庸俗經濟學辯護論者中最淺薄最成功的代表）的旗幟下。他方面是以經濟學教授資望自負的人。他們追隨在約翰·穆勒之後，企圖調和那不能調和的東西。所以，德意志人在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古典時代，固然祇是生徒，是盲從者，是摹倣者，是外國大商行的小販子；在其沒落時代，也是這樣。

德意志社會的特殊的歷史發展，使德意志在資產階級經濟學上，不能有獨創的造就，但批判是不包括在內的。這種批判如果可以代表一個階級，那麼它祇能代表無產階級。而這個階級之歷史的使命，却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顛覆和階級的最後的廢除。

德國資產階級的代辯人，博學的，無學的，當初都想用沉默把資本論悶死，這是他們對付我以前各種著作的老法子。當他們發覺這種戰術已不合時勢之後，他們才以批評爲名，想寫下一個單方，來“鎮靜資產階級的意識”。但在工人報紙——例如狄茲根（Joseph Dietzgen）在共和國發表的論文——上，他們却發現了較他們強而有力的戰士。對於這些戰士，他們直到現在，還是沒有答辯<sup>1</sup>。

<sup>1</sup> 德意志庸俗經濟學的空口的詭舌家，曾非難拙著的文體及其說明方法。資本論的文字上的

資本論已有一個優秀的俄文譯本，於 1872 年春出版於聖彼得堡。初版 3000 冊差不多銷完了。1871 年基輔大學經濟學教授西伯爾君（N. Sieber）已在其所著里嘉圖的價值理論與資本理論中，認定我的價值，貨幣，與資本的理論，根本是斯密，里嘉圖學說的必然的完成。他還說，西歐人閱讀這個優秀的著作而感到驚異，是因為著者能一貫保持純理論的立場。

資本論應用的方法，常不為人理解。這一點，可由各種關於本書的解釋的互相矛盾而知。

例如，巴黎的實證主義評論，既責我以上學方法討究經濟學，又責我僅從事於一定事實之批判的分析，不為將來的食堂，寫出調味的方法來（實證主義的嗎？）。關於形而上學云云的責難，西伯爾教授曾答說：“在所論為純粹理論時，馬克斯的方法，不外是英吉利學派所通用的演繹法。其缺點與優點，也為最上乘的理論經濟學者所共有”。布洛克君（M. Block）在德意志社會主義理論家一文（1872 年 7 月號 8 月號經濟學雜誌，曾將該文摘錄）中，卻發現我的方法是分析的，並且說：“著作這書的馬克斯，必定是分析能力最強的人”。德國的評論家，則大聲非難我的黑格爾式的詭辯。聖彼得堡的歐洲通信，曾有一篇論文，專門討究資本論的方法（見 1872 年 5 月號 427 頁至 436 頁）。該文說，我的研究方法，純然是實在論的，但我的敘述方法，不幸是德意志辯證法的。他說：“驟然依照它的敘述的外形來判斷，我們一定會說，馬克斯是一位最大的觀念論哲學者，並且是德意志式的從惡意方面解釋的觀念論哲學者。但在經濟學

缺點，任何人都沒有我那樣痛切地感覺到。不過，為使這一班大人先生們和他們的讀者快意起見，我且在這裏引述一個英國人和一個俄國人的批評在下面。星期六評論雖完全反對我的見地，但關於資本論第一版，該誌却批評說，該書的說明方法，“把一個最枯燥無味的問題，也說得有一種特別的風味”。聖彼得堡雜誌 1872 年 4 月 20 日號說：“除一二特別專門的部分外，該書的說明方法，是以容易理解，明暢，和異常活躍（雖說它所討究的，是科學上異常繁雜的問題）為特色的。就這點說，該書作者……與大多數德國學者，極不相同。……那些學者，用非常枯燥，非常曖昧的文字來著書，簡直把普通人的頭都擡破”。但現時德國國家自由主義的教授的著作所擡破的，却完全不是讀者的頭。

批判的工作上，他與任一個先驅者比較，都更是實在論者。……我們決不能稱他爲觀念論者”。爲答覆這篇論文的作者，我最好從他的批評，摘錄幾段在這裏。這種摘錄，對於不能直接閱讀原文的讀者，或者有點益處。

這位作者，從我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自序（柏林，1859年版，序第6頁至第7頁）——在那裏，我說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論的基礎——中引用一段話之後，說：“在馬克斯，祇有一件事是重要的，那就是發現所研究的現象的法則。但他認爲重要的法則，不僅是已在一定時期具有完備形態且保持相互聯繫的現象之法則。他更着重的，是現象變化的法則，是現象發展的法則，是由一形態到他一形態，由一系列關係到他一系列關係的推移的法則。這種法則一經發現，他就進一步，詳細研究這個法則在社會生活上表現的種種結果。……所以，馬克斯祇關心一件事：那就是由嚴密的科學研究，證明社會關係的次序的必然性，並對於當作出發點和根據點的種種事實，儘可能，予以完全的確證。爲達到這個目的，他祇須證明現在的秩序，有其必然性，同時又證明現在的秩序所必須推移進去的秩序，也有其必然性，至若人是否相信它，是否意識到它，那倒是一點不關緊要的。馬克斯認爲社會的運動，是一個自然史的過程；支配它的法則，不僅與人的意志意識意圖相對而言時，是獨立的，並且是人的意志意識意圖所由以決定的。……意識要素在文化史上的位置既然如此低，則以文化爲對象的批判，自不能以意識的任何形態或結果爲基礎。這就是說，能作這種批判的出發點的，不是觀念，祇是外部的現象。批判的職務，不是拿事實和觀念來比較對照，却是拿事實和事實來比較對照。在這種批判上，最要緊的，是兩種事實必須儘可能的同受正確的研究；是這兩種事實必須在互相對待的限度內，成爲同一發展過程上的相異的要素。但最重要的一點是，必須正確研究諸秩序的順序，研究諸發展階段的次序與聯絡。有人說，經濟生活的一般法則永久是相同的；適用於過去的法則，也必適用於現在。但這正是馬克斯否定的事情。依他說，抽象的法則是不存在的。……依照他的意見，每一個歷史時期，皆有它特有的法則。……生命通過一定的發展時期，由一階段向他一階段推移時，它就開始受別一些法則支配。經濟生活上呈現的現象，與生物學領域內的發展史，頗相類似。……舊經濟學家以經濟法則比於物理學法則或化學法則 他們是把經濟

法則的性質誤解了。……更深刻的把現象分析一下，便知諸社會有機體間，和各種動植物有機體間一樣，是有根本的差別的。……且不祇此。同一的現象，也因各種有機體的全部構造不相同，因它們的個別器官不相同，因這各種器官作用的條件不相同等等，而須受支配於完全不同的法則。例如，馬克斯就否認人口法則是任何時任何地皆同的。他主張，各發展階段有各自的人口法則。……生產力的發展程度不同，社會關係與支配社會關係的法則也不同。馬克斯的目的既然是從這個見地，研究說明資本主義的經濟秩序，所以他所不得不做的，祇是嚴密地，科學地，把經濟生活的正確研究所必須有的這個目標，樹立起來，這樣一種研究的科學價值，在闡明一社會有機體的發生，生存，發展，死滅，以及由它進到高級社會有機體的演變，是受何種特殊的法則支配。馬克斯這書實際也有這種價值”。

這位作者既如此正確地，敘述了我的真正的研究方法，又如此好意地，敘述了這個方法在我手上的應用，他所描寫的，不是辯證法，還是什麼呢？

敘述的方法，當然須在形式上與研究的方法分別。研究必須搜集豐富的材料，分析材料的種種發展形態，並探究這種種形態的內部關係。不先完成這種工作，則對於現實的運動，必不能有適當的敘述。不過，敘述一經成功，材料的生命一經觀念地反映出來，那就好像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

我的辯證法，不僅在根本上與黑格爾（Hegel）的辯證法不同，且正相反對。在黑格爾，思惟過程——他給它以“觀念”的名稱，把它轉化為一個獨立的主體——是現實之創造主；現實僅為思惟過程的外部現象。但在我，觀念界却不外是移植在並翻譯在人類頭腦中的物質界。

在黑格爾辯證法仍甚流行的將近30年前，我已批評過黑格爾辯證法的神秘的姿容。但我著作資本論第一卷時，猖狂的，自負的，在今日德意志知識份子中頗為人所信任的庸人，却已像萊辛（Lessing）時代的摩塞·門德爾桑（Moses Mendelssohn）對待斯賓諾莎（Spinoza）一樣，對待黑格爾，把他看作是一條“死狗”了。因此，我倒公然承認我是這位大思想家的門人。在論價值學說的那一章，我還間或採用黑格爾特有的方法來賣俏。辯證法雖在黑格爾手中神秘化了，但綜合地，意識地，敘述辯證

法一般運動形態的，仍須以他爲第一人。在他手上，辯證法是倒立着。必須順過來，然後才能在神秘的外殼中，發現合理的核。

辯證法，在其神秘姿態上，是德意志的流行品，因爲它使現存事態顯得光彩。但在其合理形態上，辯證法却引起資產階級及其代言人的煩惱與恐怖。這是因爲，對於現存事態，它固然包含着肯定的理解，但在這種肯定的理解中，它還包含着它的否定的理解，即現存事態必然歸於消滅的理解。這是因爲，它認爲每一生長的形態是在運動的流中，是暫時經過的；因爲，它不甘受任何物的威壓，在本質上它便是批判的，革命的。

資本主義社會的充滿矛盾的運動，在近代產業的週期循環運動的轉變中，最深刻地，印在實際的資產階級心中。這種轉變的頂點，是一般的恐慌。在當前，恐慌尙在初期狀態中，但却在向前進展。恐慌舞台是多面的，它的作用是深刻的，以致連神聖普魯士·德意志新帝國的暴發戶們，也不免要領教領教辯證法了。

馬克斯

1873年1月24日倫敦



## 法文譯本之序與跋

摩里斯·拉·霞特先生：

親愛的先生！足下定期分冊出版資本論譯本的意思，我是十分贊成的。在這個形態上，這個著作必定更能與勞動階級相接近。而在我看，這個考慮又比任何別的考慮都重要。

這是足下的計劃的好的方面；但這個計劃也有它的裏面。我所應用但尙未在經濟問題上使用過的分析方法，使最初數章的閱讀最難。法國公衆常常是沒有耐心，急求結論的，他們渴望知道一般原則和他們所直接關心的問題的關係。我恐怕，不能在開始就具有全書的情形，或者不免使他們覺得失望罷。

這是一種不利。對於這種不利，我只有事先聲明，請渴求真理的讀者注意。在科學上面是沒有平安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攀登上不畏勞苦不畏險阻的人，有希望攀到光輝的頂點。

你的誠實的 馬克斯

1872年3月18日倫敦

---

### 致 讀 者

洛易 (J. Roy) 先生曾要儘可能，使翻譯成爲正確的，逐字直譯的。但就因爲他這樣力求忠實，所以我不能不把行文的文法改變，使它更容易被讀者瞭解。但這書是分冊出版的，這些改變也全是匆促完成的。我做這種校正工作時，前後既不能有一貫

的注意，文體也自不免有前後參差的地方。

我既從事這種校正工作，所以又乘這個機會，將所根據的原本（德文第二版），也整理一番。有些地方，說明是簡單化了，有些地方，說明是更完全了，有些地方，加進了若干補充的歷史材料和統計材料，有些地方，增入了若干批判的註解等等。這個法文本，或許有文學上的缺點，但它仍然在原本之外，有獨立的科學上的價值；懂得德文的讀者，也有讀一讀它的必要。

我還要請讀者參看第二版跋文的若干段。這篇跋文，曾經說明經濟學在德國的發展及本書應用的方法。

馬克斯

1875年4月28日倫敦